

## 第一章 不是穿越來解惑

永寧宮大殿，皇太后居中端坐，皇后娘娘陪在下首，各妃嬪及百官家眷，或坐或立圍著皇太后說說笑笑著。

大殿中央站著一名手執拂塵的道姑，面色如玉、面若圓盤，微圓潤的身子套著一襲淺灰色的道袍，雖然沒有仙風道骨的味道，卻讓人覺得可親。

她是近半年來，京城裡名氣最大的妙真道人。

妙真道人之所以聲名大噪，是因為她替京城裡許多有權有勢的富貴人家預言，而每個預言最後竟都成真。

倘若只是一樁、兩件，可以說她運氣好，湊巧猜到，但如果每回預言必定實現，這就與巧合無關了。

比如她預言曹大人的嫡長子將有血光之災，果然短短兩天功夫，那曹公子就被歹人刺傷；比如她說德王府的惠華郡主大喜，不到十天，果真有人上門來提親；比如她預言林御史將遭禍，果然一紙奏摺讓他入了獄……

每回的預言成真讓她名氣遠播，連深居後宮的皇后都聽過她的事跡，一道懿旨下來，命她入宮，瞧她這副左右逢源的模樣，今兒個過後，定會有許多富貴人家要排隊請她上門預言。

妙真道人口齒伶俐、妙語如珠，奇快的反應讓出口的每句話都能說得皇太后心悅氣順，滿殿的貴夫人們聽著，時不時的掩嘴輕笑。

但跟著母親進宮、此時站在母親身後的喻潔英，偏是忍不住皺起了眉頭，這妙真道人當她自己是劉姥姥嗎？如果是的話，那這個大觀園……

她惡趣味地逐一望向滿面笑靨的貴夫人們，不曉得誰是林黛玉、誰是薛寶釵，誰又是統領大權的王熙鳳？

潔英實在是很不耐煩這種貴夫人們的聚會，但是……古人咩，在缺乏娛樂的古代，這種活動就會讓大門不出、二門不邁的女人們，興奮得幾天幾夜都睡不著覺，比如那雖然跟著自己和娘進宮，卻一直進不了永寧宮的庶妹喻柔英。

悄悄地深吸口氣，她把視線從貴夫人們身上調往六個皇子身上。

每個都長得不算差，大概是基於優生學原理吧，皇上三年一次選秀，長得醜連儲秀宮都進不了，能被選中的，肯定是端麗得很。

歷經數代的基因交配，皇家人自然要長得比一般老百姓要好，不過那位……

潔英的視線定在五皇子燕齊懷身邊的男子身上，不光是她，恐怕滿殿裡的年輕未婚女子，有八成以上眼底只看得見他。

他是禮王府的嫡長子燕祺淵，不出意外的話，他應該是未來的世子爺、日後的禮王。

年輕女子之所以向他拋媚眼，是因為食色性也，他的長相實在是太俊美了，不管站在誰身邊，誰都會被他比下去。

第一眼看到燕祺淵時，她只有三個字的評語——夭壽帥！

十五歲的他，濃眉大眼、唇紅齒白，五官完美無瑕，不輸現代的任何偶像，若不是個子太高、肩膀略寬，他扮女人肯定會氣死一票女人。

潔英聽過他的祕辛，有人說他是皇上的私生子，是禮王妃和皇上搞出來的人命，否則皇上不會喜歡他喜歡到親自為他延師教導，也不會時不時的就宣他入宮，更對他關懷備至，那個疼啊，疼到皇子們都喝了滿肚子的醋了。

但聽歸聽，潔英個人認為這個祕辛很瞎、很荒謬。

首先，禮王是皇上的親弟弟，兄弟情深之下總是會愛屋及烏，何況人家燕祺淵是天才，十二歲就考上狀元，文章貼出來，滿朝文官無不譁然。

對於這樣一根「頂天棟梁」，不管是哪個朝代，只要是惜才的皇上，都要另眼相待。皇上嘛，國擺在家的前面，重視棟梁甚於兒子是理所當然的事。

重點是，這年代女人足不出戶，如果老婆跟自家哥哥有染，當男人的能不知道嗎？而若是知道了，還能疼別人的兒子勝過自己的親生兒子？所以這種事根本是瞎扯。

「……這可是為難人了，天機就擺在眼前，貧道能怎麼說嘴？」

「首先，娘娘已貴為國后，除皇上與皇太后之外，還有誰比您更尊貴，這樣的貴命，誰算得起？再者，皇上德政、恩澤於民，大燕王朝定是千朝百世、代代傳承，這種事路上隨便拉個百姓都能講得出一篇道理，哪需要貧道來多嘴。」

「瞧瞧、瞧瞧，這人就是不肯擔責任，多說個幾句有什麼關係。」皇后指著妙真道人，掩嘴輕笑。

「要不，咱們誰也不說破，請道人幫著看看，這幾位皇子，日後誰最尊貴？」徐貴嬪此話一出，皇后、程貴妃、李妃等三人臉色瞬變。

日後誰最尊貴？這不是擺明著要妙真道人指出最後誰會坐上那張龍椅，這可是明著挑撥了。

放眼殿裡，育有皇子身分尊貴的有皇后、程貴妃和李妃，其他有皇子的妃嬪若非身分卑下、進不了永寧宮，不然就是早逝。

李妃暗恨徐貴嬪不識大體，這徐貴嬪是皇上遊江南的時候帶回來的女子，說是縣官的義女，但誰曉得是什麼出身，皇上就是這樣，什麼香的臭的都往後宮裡放，若不是這樣，後宮怎麼會亂？

皇太后目光一凝，射向徐貴嬪。

好戲來了！帶著幸災樂禍的惡趣味，潔英望向妙真道人，這人是個聰明伶俐、巧言令色的，自己倒要看看她怎麼避開這場災禍。

意外地，妙真道人居然往皇子的方向走去，還真的一個個細細的觀看起來。

不會吧？她腦子被踹了嗎？這種時候閉嘴才是上策，這麼八面玲瓏的人難道不曉得說破這種事會惹禍上身？

妙真道人的表現不只讓潔英詫異，滿殿的貴婦、貴女、貴爺兒們，也都被她的大膽給吊了心。

所有人的視線都集中在她身上，看她朝著眾皇子們逐一看去，每個都看得非常仔細，皇后等人更是連大氣都不敢喘一口，既怕她點名自家兒子，又怕她不點名自家兒子。

真是一整個矛盾啊！

這時候，想平息可能會有的風波的皇太后，連撕了妙真道人的心思都有了。妙真道人對每個皇子點頭，從第一個走到第六個，笑容一樣、表情一樣，連點頭的角度都一模一樣。

潔英揚眉，在心底暗笑，果然是裝腔作勢、果然很聰明，也果然知道蹚進這淌渾水裡不會有好下場。

就在眾人都緩緩鬆了一口氣的同時，妙真道人突然被鬼嚇到似地睜大兩顆眼珠子，死命的盯著燕祺淵。

她半句話都沒說，但臉上的驚恐已看進所有人的眼中，這樣的表情帶給人的想像空間太大了——

未來竟不是任何一個皇子的天下，最尊貴的竟是禮王嫡長子？

禮王有篡位的心思？

皇上會行禪讓制度，擇優不擇親？

這個唇紅齒白的少年，將來將君臨天下、俯瞰三川五嶽？

滿殿的胡思亂想，在場的貴婦人們無不變色，而其中嚇得最厲害的自然是禮王妃，她緊絞著裙子的雙手抖得像在篩米糠，臉上更是一片慘白。

這是滅門之禍！

燕祺淵表情不變，只是回眸與妙真道人對望，目光凌厲冷冽。

不放過他啊？好，非常好。他冷冷笑著。

妙真道人見狀忍不住心頭一顫，幾乎快要站不穩了。

她其實沒有外傳的那麼高深，她雖然是拿銀子在說話的，但基本的面相還是會看，這回……她敢保證，她沒有看錯，這人不是平凡人，才十五歲就有這樣的氣勢，未來必有能力興朝、滅代……

皇后見狀連忙找話錯開話題，「瞧瞧，連道人也看傻了，這可不是本宮在自誇，咱們祺淵的容貌真的是舉世無雙，便是女子也要甘拜下風。」

妙真道人回過神來，緩了緩心神，順著臺階下的欠身笑道：「貧道造次了。」

皇太后蹙眉，「出去走走吧，今兒個不是辦賞菊宴嗎？咱們老傢伙悶在殿裡不覺什麼，但讓這些孩子們跟著悶在這裡，可是委屈了他們。」

「是吶，滿園菊花不見太后娘娘，都要減幾分顏色了。」程貴妃笑著走近皇太后。

皇太后順勢扶著她的手站起身，點了點她的頰笑道：「妳這張嘴，塗了蜜啦，話說得這麼甜。」

「可不是嘛，太后娘娘可得賞臣妾幾瓶花蜜，我那兒蜜糖用得可凶呢。」

頓時，殿內緊張的氣氛被她們一搭一唱的化開了，滿殿的貴夫人和貴女們哪個不是有眼色的，大夥兒立刻接上話，把方才的事給拋到腦後。

見皇太后起身，眾人也紛紛跟在她身後離開永寧宮，潔英也隨著母親往外走，她發現禮王妃一個踉蹌沒站穩，幾個皇子和燕祺淵還在後頭，遠水救不了近火，眼看著禮王妃就要出醜，潔英加快腳步的急急上前，輕扶禮王妃一把。

禮王妃轉頭，發現是一個年約十歲的漂亮女娃兒幫她，她微微一哂的道聲謝。

潔英清楚，這時候不應該多話的，但……她見不得弱者心慌，便拍拍禮王妃的手輕聲道：「王爺英明，有什麼事兒搞不定呢？不過是幾句妖言惑眾罷了。」

她的話莫名的讓禮王妃吞下一顆定心丸。可不是嗎？王爺與皇上兄弟感情非比尋常，今天這事兒，不過是女人之間的鬥爭，怎麼就能定了生死？

她回手握了握潔英的手，微微一哂。這是個好丫頭。

見禮王妃定下心神，昂首挺背，恢復一貫的泰若自然後，潔英鬆手欠身，回到母親身後。

潔英的舉動落入燕祺淵的眼底，他那皺起的眉峰散了，淡淡的笑意浮上眼底，這是哪家的丫頭？感激在心頭紮了根。

五皇子燕齊懷快步的跟著燕祺淵，隨他走到一個僻靜處說話。

待他站定，燕齊懷便立刻直口問：「是誰？」

「還能有誰？前幾天父王提及，皇上有意封我為世子，那人便慌了。」他冷笑，目光望向遠方。

狹隘之人以為所有人都和自己一樣狹隘；貪婪之人相信天下人都貪婪。

「呂側妃？」燕齊懷直覺的猜測。

「何止？總是不脫離那些人便是。」

除了母妃之外，父王還有兩名側妃，王側妃溫善純良、性子好，呂側妃囂張跋扈、爭強好勝，每回府裡有事，追查出來的源頭總會落在呂側妃頭上，但王側妃真有那麼乾淨嗎？他很懷疑。

沉默爛雅的女人，能在王府混得風生水起，要說她沒有一些手段和伎倆，他不信？

「那也未免太大膽了，竟敢把腦子動到皇后頭上？這點伎倆，她真當皇奶奶看不出來。」燕齊懷擰目說道。

「她想煽動的不是皇太后，而是皇后娘娘。」皇后會為親生兒子鏟除異己嗎？當然會！

「皇后會對你動手嗎？你是父皇看重的人，應該不至於……」

燕祺淵接下他的話，卻不是回答而是提問，「皇后有沒有對你動手過？」

齊懷的母妃身分低下，他沒有母族支持，在宮裡沒有勢力，他絕不會是大皇子燕齊盛的對手，如果燕齊盛想謀奪東宮之位，應該要對其他不構成威脅的皇子多方籠絡、收入羽翼才是。

但齊懷聰明，不過是讓師傅讚過幾次，得到皇上的青睞，御膳房送來的飯食裡就入了藥，若非自己發現得早，短則三、五年，長不過十年，齊懷就會漸漸病弱、早夭。

燕祺淵的問題讓燕齊懷感嘆，沒錯，若不是有禮王府護衛著，祺淵能安然活到今天？若非父皇派人暗中保護，說不定……

絕對的權勢、尊貴的位置，讓人人都想爭上一爭。

這些年遭遇過太多事，明的暗的、冷槍暗箭，他總是有驚無險的渡過，一關才過，又得憂心下一場危難什麼時候會降臨，所以他被祺淵說服了，若是不爭，就只有一個下場，他如果不願意落入那等結局，就得為自己奮力一搏。

「祺淵，你會幫我嗎？」

「那還用問？」他笑著回望燕齊懷。

對兩人而言，他們才是親兄弟，是這宮裡最親密的人。

燕齊懷一拳捶向他，低聲說：「千萬別被扳倒，咱們都要好好的活著，說好了的，要齊心合力實現夢想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出京的日子定了嗎？」

「已經定下了，月底之前。我不在京城的日子，你要步步為營，萬萬不可缺失耐心和意志。」燕祺淵叮囑。

只不過被妙真道人鬧上這麼一齣，出行的日子怕是要再提早了。

「我什麼都缺，就是不缺耐心好嗎？」

後宮戰爭，打的不是一朝一夕，必須要有足夠的耐心，才能贏得最後的勝利，這點他很清楚。

燕齊懷衝著他一笑，兩兄弟的手搭上彼此的肩膀，用力的拍上幾下，身為皇家人，是個辛苦的活兒。

巍峨宮殿聳立，處處盡是莊嚴，盡是尊貴奢華。

單翹雙昂七踩鬥拱的房檐上，簷角蹲著猙獰莊嚴的脊獸，繪著金龍的彩畫，偌大的殿宇樓臺，目之所及、步之所及皆精緻到了極致。

住在這種地方……心臟要夠大顆、夠堅強吶。

潔英剛剛見證了一場鬥爭，雖然沒有刀光血影，但也夠讓人膽寒，這種殺人不見血的地方，唉，白癡才會想前仆後繼的在這尋找春天。

春天？見鬼了！

後宮就是一座亂葬崗，只不過上面種滿花草草、姘紫嫣紅、百花齊放，讓人遺忘這些花草是用鮮血澆灌而成的。

偏偏她那腦袋不靈光的老爹，想把她往這種地方送……

今日後宮舉辦花宴，幾千盆不同品種的菊花擺滿御花園，像是在向天下百姓宣告，秋天的腳步已近。

聽說皇太后愛菊，每年這時候宮裡會舉辦賞菊宴，百官眾臣皆攜家眷子女與皇家同歡，有幸被看上眼的，可以不必通過選秀，直接一道聖旨接入宮，成為皇上的女人。

想要成鳳的眾家閨女，自然會把握這個機會，為這一天做足準備，琴棋書畫、各項才藝盡出。

女子們梳著繁複的髮髻，飾著玉蝶花鈿、鸞鳳金步搖，滿頭的珠釵，綢衣上金絲銀線、點點落梅，花樣百出，說不完的端莊淑雅和嫵靜溫柔。

她們或立於百花叢中，或靜坐於花湖之畔，一顰一笑皆靜如皎月、燦如星辰，有的如牡丹嬌豔、有的如茉莉清新……千姿百態叫人看得目不暇給。

聽說皇上什麼都好，寬厚仁慈、能聽諫言、仁德為政……就是在女色上頭多了那麼點喜歡，後宮佳麗雖不足三千，但也差不了太遠。

照理講，自己不過九歲，離「尋找春天」這種事尚且遙遠，不過據她老爹的認知，參加這種宴會和男人考科舉一樣，今年沒上，明年再加強，今年的經驗將是明年成功的關鍵。

且老爹目標並非和這些參加花宴的女子一樣放在皇上身上，畢竟她和皇上年紀相差太遠，老爹看的是各個皇子。

所以不管願不願意，她都必須來參加，如果一不小心和某位皇子結下青梅竹馬情，那就是中樂透了，至於是樂透第幾獎？還得看看那位皇子排行第幾，誰是他的娘。

潔英對此深感厭煩，但庶妹喻柔英卻開心得很，為了能得到各個出席的機會，她想盡辦法並勤習書畫，終得才女名氣，現在也才能進宮裡參加花宴，喻柔英人生最大的追求，就是成為這座後宮的女主人。

不想那些糟心事，她轉身走往僻靜小徑，雙手負在身後，她低著頭慢慢走著，吵雜的人聲漸漸沉寂，不知不覺的離了御花園一段的距離。

走著走著，潔英看到前面有個涼亭，她決定在那裡歇歇腳。

一走近，她方才發覺這處涼亭挺好，四周種著竹子，風吹來颯颯聲響著，自有一股子詩情畫意之感，雖然她不是文青少女，但這種地方只要是不想湊熱鬧，想圖個安靜的，都會喜歡。

貼身丫鬟樂兒四下張望，她皺皺鼻子，嘟囔著，「這涼亭不知道有多久沒打掃了，椅子上頭都惹了一層灰，小姐坐下去，衣服不是要髒了？」

「沒事兒，待會兒起身拍兩下就成了。」說完，潔英一屁股坐上椅子。

「今兒個夫人帶兩位小姐出來，就是要見見世面的，老爺吩咐，小姐雖然年紀小，但總得為以後做準備，未來小姐可是要進宮的，現在躲到這裡，誰看得到？」

「瞧瞧二小姐，才一會兒的功夫，就加進那些作詩的少爺小姐群裡了，都連寫了好幾首詩呢。」樂兒繼續勸說，嘴巴都可以吊上兩斤豬肉了。

她可沒胡說，在京城裡，二小姐可是有名的才女，聲名遠遠比大小姐響亮得多，雖然二小姐是庶女，但掛在夫人名下，照這情形發展下去，二小姐的前程肯定比大小姐好。

想起二小姐身邊的米兒，人家得到的賞賜可比她多上好幾倍呢，她只要一想起來就牙酸。

覷她一眼，潔英笑道：「又不是不知道妳家小姐有幾兩重，寫詩？別賣醜了。」

「就算不會寫詩，也可以待在前頭呀，那裡人來人往的，多熱鬧啊，聽說那些菊花是外頭看不到的。」

潔英心道：對不起，本人當過蘭花展的形象代言人，各國的花博展欣賞過好幾場，回頭再看這些菊花，怎麼會覺得有意思？就像見識過黃河長江的人，怎麼會覺得濁水溪氣勢磅礴？

不過樂兒是好玩的年紀，難得進宮一趟，把她拘在這裡是有點殘忍。

她揮揮手，「妳到前頭繞繞吧，我在這裡歇一會兒，待妳逛夠了再過來。」

「不行的，若被夫人知道，樂兒會挨罵的，小姐……」她試圖再勸說。

潔英懶得多話，「兩個選擇，妳自己挑。一去前頭繞繞，之後再回來尋我；二坐下來，閉緊嘴巴。」

這有什麼好選的啊，當然是選一呀，玩樂的吸引力大於責任感，樂兒只掙扎了一下下就投降了。

「那小姐，妳千萬別到處亂跑哦，我馬上就回來。」

「知道了，去吧！」

樂兒一走，涼亭頓時就安靜下來，風吹過，竹葉沙沙響起，這樣的涼風和竹林才有秋天的感覺，前面那些盆栽菊花太人工、太刻意，那種特意營造的秋色，只會讓她覺得全身都不對勁。

背靠著梁柱，她把腳也挪到石椅上，閉上眼睛，任微風輕輕吹拂。懶懶的感覺讓她幾乎快要睡著了。

此時一陣突來的吵鬧聲打擾了她的安寧——

「我說九皇子啊，您這是在做什麼？想撒潑也得看地界兒，您不知道今兒個是什麼日子嗎？萬一您衝撞了哪家姑娘，壞了太后娘娘的興致，誰擔當得起？」

說話的是個太監，嗓音有些拔尖。

「我沒有撒潑，我不過是想到前頭去看看。」

聽到這有些稚嫩的聲音，潔英好奇的探頭看去，就見到一個身量和自己差不多的男孩，不過男孩發育得慢，也許對方還比她大上個一、兩歲呢。

但他不是皇子嗎？那個太監的脾氣和態度看著倒是比皇子更大，她現是正在見證「奴大欺主」嗎？

「皇上下令，讓您離開竹苑了嗎？您這樣擅自行動，讓我們做奴才的怎麼辦事？」

「我、我……」奴才氣勢一高漲，皇子立刻弱下聲勢來。

「你還是早早認清楚自己的身分，別給咱們當奴才的找罪受，若是惹惱了皇上，您也討不了好，不是？」

「早膳和午膳都沒有送上來，我餓了。」他結結巴巴的老實說，企圖為自己的行為找到說法。

「不都說了，今兒個太后娘娘邀宴百官，御膳房正忙著呢，哪裡得空給你做飯，要不……九皇子閒著也是閒著，就到竹林裡挖幾根筍子，給自己解解飢吧。」丟下話，兩個太監冷笑著轉身離開。

潔英忍不住翻白眼，這種惡奴她還是第一次親眼見到！

皇上是兒子生太多認不齊嗎？竟放任無卵奴才這般對皇子說話，她還以為皇子天生啣金湯匙，出生就高人一等，沒想到竟還有這等待遇的。

她並不打算挺身當英雄，她認為各人自掃門前雪是個好論點，何況對方是皇子耶，腦袋被門夾到才會笨得和皇子結交。

但……事情似乎並沒有她想像中的順利——

失落且飢餓的九皇子哪裡不好走，偏偏往她的涼亭走來。

好吧，她這話說得不對，竹苑就是有種竹子的院落吧，從剛剛太監的話裡，她多少清楚這裡是人家的地盤，所以不是「她的涼亭」，而是「悲慘哀戚受人欺凌的九皇子的涼亭」。

她直覺的跳起來想找個地方躲，但躲哪兒？

如果她屬土撥鼠，還可以試試鑽土，偏偏她不是，而才一眨眼的功夫，九皇子就已經走到她跟前了。

他被她嚇一大跳！理所當然，哪家閨秀會往無人的地方來。

她被他嚇一大跳！更理所當然，因為……哇哩咧，這位皇子也可以去當偶像，燕祺淵已經是人間極品，沒想到九皇子的帥度竟不輸他，原來沒整型的花美男都生長在大燕王朝。

她挑挑眉，停止意淫尊貴的皇子先生，轉過身，打算來個視而不見，無奈他沒給她這個機會，直接繞到她跟前。

「妳是誰？」燕齊笙看著她的目光好像在觀察史前怪獸。

「客人。」潔英嘆了口氣，回答得很敷衍。

她不想認識皇子、她不想認識皇子、她不想認識皇子，因為很重要，所以講三遍。

「賓客怎麼會跑來這裡？」

「如果皇后娘娘拉出封鎖線，我就會知道哪裡可以去、哪邊不可以去，可惜，娘娘忘記這道程序。」她滿臉無奈。

「這裡接近冷宮，任何人都不會靠近。」

前提是，她要先知道這裡靠近冷宮啊。

「哦，原來如此，多謝告知。」潔英起身，不想多聊。

老話了，穿越女和皇子攀上關係，雖不見得是死路一條，運氣好的話，說不定還能榮登皇后寶座，但道長且阻，她強力追求的是平淡人生。

「等等……」他擋住她的去路。

「有事？」

「妳陪我一下子，可以嗎？」眼底帶著渴求，他已經很久沒有見過外人了。

潔英直覺的想拒絕，但她就是心太軟……於是在幾度掙扎之後，又坐回石椅上，望著可憐的青春少男。

「妳知道我是誰嗎？」燕齊笙問。

不就是九皇子嗎？但她直覺的想說謊，所以對他搖頭。

「我是九皇子，我三歲能背詩、五歲能作文章，大家都說我是神童。」

這是炫耀嗎？她三歲也能背詩啊，不只背詩，她連九九乘法都會背，這樣就算神童的話，那麼二十一世紀的神童滿街跑。



不過……好啦好啦，就當他在自我心理療癒，不然一個被孤立，連奴才都可以欺負的皇子，感覺實在有點悲戚。

「皇后娘娘忌憚我，使計害我和母妃。我沒有害死皇弟，沒有把他推進湖裡，分明是大皇兄動的手，但那些狗奴才卻往我身上潑髒水……」他說得咬牙切齒，淚水在眼眶裡轉圈兒。

唉，這就是為什麼當皇子的最後都會精神變態。

她討厭某個同學，了不起就是拿口香糖黏對方的頭髮，要不就將人家的筆記和課本藏起來，但皇子們的討厭，就會搞到你死我活的。

這就是皇家特有的教育模式，像製蠱毒一樣，把蛇蠍毒物放在一塊兒，任牠們自相殘殺，直到最強的那隻出現。

「請問，被害死的皇子也是個聰明能幹的小神童嗎？或者他的母妃正受帝王寵愛？」

他沒回答，但臉色條地一變。

潔英嘆息，「我猜對了嗎？九皇子，會背幾首詩不叫神童，真正的神童是能讓自己在惡劣的環境裡安然存活。

「如果你不要那麼驕傲囂張，不要頂著神童的光環到處晃，皇后娘娘、大皇子怎麼會拿你當目標？又怎麼會把另一位神童的死賴到你頭上？」

「所以別生氣了，你光把時間拿來憤怒，卻沒反省自己的錯處，哪有機會反敗為勝？」

「反敗為勝？我還有機會嗎？」

「當然，就看你怎麼做。」

「我該怎麼做？」

「我不是你，怎麼知道你該怎麼做？我只曉得凡是忍辱負重、暗中儲存實力者，必有勝利成功的時刻；凡是大智若愚、懂得抓住時機者，必會守得雲開見月明。

「就算沒有本事忍辱負重、大智若愚，但至少要替自己找張保命符，讓自己過得更好些。就算環境惡劣、無法改變現況，連保命符也找不到，還可以學會放下，學著平靜，學不爭不伎、不憂不慮，能夠平安度日也是一條路子。」

「忍辱負重、儲存實力、不爭不伎、平安度日？話說得真容易，妳以為在後宮，可以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過一輩子？妳以為不爭不伎，權謀就不會算到妳頭上。

「錯，後宮不只是女人的戰場，也是皇子們拚搏的地方，不見硝煙不代表沒有硝煙。」燕齊笙看著她，一句一句的反駁。

「這不過是小女子的淺見，九皇子心中自有丘壑，不聽也罷。」

聽得進耳就聽，聽不進耳也不勉強，她不喜歡與人爭辯，會多勸上幾句不過是因為心軟罷了。

「確實是淺見，如果一切事情有妳想得那麼簡單，燕祺淵怎麼會被牽扯進來？相不相信因為妙真道人的預言，他活不過一個月。」燕齊笙冷聲道。

連一個被禁在竹苑的皇子，竟也知道妙真道人的預言？

不對，妙真道人連預言都沒有，她只是做了個讓所有人都「一目瞭然」的表情，千言萬語盡在不言中。

是誰在這麼短的時間內，讓這件事傳出去的？還把「表情」說成「預言」，目的是什麼？鏟除燕祺淵？

他不過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年，還不見得有大作為呢，就令人如此忌憚，為什麼？莫非他和皇上真的有那麼一層牽扯不清的關係？

「不是還有一個月？足夠了，如果燕祺淵夠聰明，自能化險為夷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站著說話不腰疼。」他輕嗤一聲。

她不介意他的態度，一臉認真的問他，「什麼叫做預言？」

「知天機。」

「不，預言就是抓住某些訊息，從當中抽取蛛絲馬跡，猜測事件發展的未來走向。我認為妙真道人之所以能精準的預言事情，是因為她身後有個龐大的情報網，在替她搜集各個名門大戶的私事。」

「比方說曹公子的血光之災，只要知道曹公子與誰不對盤，兩邊挑撥，就可以製造事端，要不派人去砍曹公子，然後栽贓給對手，一樣能夠成事。」

「事情發生後，幾串銀錢買通人把『妙真道人預言精準』的話傳出去，有了名聲，要騙下一家會更容易。」

「只不過為了賺一點小錢，需要搞這麼大嗎？搜集情報、養一群人很燒銀子的，她的目的是……」

越往下推論，潔英越感覺可怕，萬一人家圖謀的是大事，她在這裡胡亂猜測的說出來，若是隔牆有耳被傳出去壞了人家的事，會不會過幾天，喻府大姑娘的屍首就會被掛在城牆上隨風飄蕩？

「如果妳是燕祺淵，妳會怎麼做？」

她覺得自己應該閉嘴了，但九皇子期待的目光讓她再度心軟。

一個可憐、被欺壓的皇子，個頭明明比她高，身上的肉割一割還沒有自己的大腿肉多，這麼可憐的人，不求她施捨米飯，只要求一個答案，她很難搖頭拒絕他。

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買通叫化子四處散播謠言，揭穿妙真道人身後的情報網，造謠她買通各家下人窺探隱私……等等。」

「假造出來的名氣毀損起來特別容易，只要證明她是滿口胡扯，證明她得人好處、陷害燕祺淵，待事實揭穿，皇后娘娘自然不會拿燕祺淵開刀，除非皇后娘娘真的不怕得罪禮王府。」

但以上的建議，必須在「燕祺淵不是皇上私生子」的前提下。

否則一個身分不明，卻備受疼愛的少年，才情機智都比自家兒子好，又有禮王府的支持，這種人當然要在他尚未茁壯之前先行拔除，否則日後處理起來事倍功半相當棘手。

潔英嘴快，話說得盡興，卻沒有想到還真的隔牆有耳，而那兩對耳朵當中，有一對是八卦裡的正主兒的。

燕祺淵和燕齊懷聽著她的分析，從一開始的不屑到後來的瞠目……他們無法相信，一個約十歲的女娃兒能想得這麼深、這麼多？

如果妙真道人身後真的有她說的勞什子龐大情報網，那她圖謀的是什麼？她是棋子嗎？幕後是否另有主使？

兩人對視，心底有著相同的震驚與訝異。

## 第二章 皇上賜婚真隨興

燕祺淵和燕齊懷雙雙從竹林裡走出來，帶著清風似的和煦笑容走進涼亭。

如果不是身分特殊，如果不是剛說人家的背後話，潔英會帶著欣賞眼光仰視這對養眼的偶像團體。

現在她的第一個反應是：他們聽到多少？

第二個反應是：接下來應該裝死還是裝傻？

考慮再三之後，潔英選擇裝花癡，因為不多久之前，她見到幾位姑娘向燕祺淵表示善意，他卻嫌惡地別開臉，她真的希望他此刻也能對她感到嫌惡。

她立即換上一張迷濛、癡傻的笑臉，望向燕祺淵的眼光裡充滿崇拜與敬愛，她努力的表現得和眾家閨秀看到他的模樣，就是口水分泌得有點慢，來不及把它們溢出嘴角。

燕祺淵見狀想翻白眼，這丫頭還真會演戲，要不是他偷聽了那麼多，說不定真會被她這張臉給騙過去。

所以師父說得對，越美麗的女人越愛騙人，整座後宮就是一群女人圍繞著皇上共同演出的一場大騙局。

「五皇兄、堂兄。」燕齊笙見到燕齊懷和燕祺淵，連忙迎上前，他太久沒見到外人，兩人的出現令他興奮萬分。

燕祺淵微哂，他真是不簡單吶，被禁在竹苑也能打探外頭消息，可見得在太監面前的卑微是假的，這樣的年紀就有這些心思的人不好好籠絡，難道把他留給燕齊盛？他朝燕齊懷投去一眼。

燕齊懷會意，拉起燕齊笙的手說：「走吧，進屋去，哥哥看看你最近讀了什麼書？」

他們一離開，涼亭裡就剩下潔英和燕祺淵。

原則上這種時候，花癡會伺機而動的準備撲上前，潔英內心掙扎著，她要撲嗎？

會不會撲出問題？她真是後悔選錯角色。

正思考著要怎麼開口，燕祺淵倒是先說話了——

「姑娘是喻憲廷喻大人的千金？」其實剛剛出了永寧宮後，他立刻招人探問她的身分。

潔英把臉上的笑容再擴大，努力擠出幾滴口水，但沒成功，只好把頭點得像招財貓一樣，兩眼再眯成線。

「是啊，御花園裡熱鬧著呢，燕公子要不要去逛逛？」

見他不為所動，她咬牙向前跨了兩步，離撲還有點遠，但至少表現出誠意十足，她猶豫著要不要玩大一點，直接勾上他的手，把他嚇出一個屁滾尿流，有多遠閃多遠。

於是她的頭側斜五十度角，眼睛下瞄著，柳眉往上挑，右嘴角上勾帶動右臉頰顫動，很標準的八點檔壞女人行惡前的預備表情。

看著她的臉，他也挑起濃眉想看她要做什麼壞事。

在妙真道人演過那齣戲後，現在的他已經改名叫「人肉箭靶」了，想要保命的話，最好離他三百公尺遠，免得好處沒撈著，壞事找上門。

於是他想知道主動貼上來的她目的是什麼。

潔英放大膽量的把花癡的角色扮演得淋漓盡致，只見她真的撲上前，勾起他的手，聲音嗲到自己渾身都快起雞皮疙瘩。

「燕公子，咱們一起走吧！」

他快推開她、他快推開她……她在心裡默念著，只要他一做出推的動作，她立刻掩面痛哭、悲憤交加，在最短的時間內逃離他。

但是……並沒有！他不但沒有推開她，反而攥住她的手，把她小小的手裹在掌心中，笑得一臉桃花舞春風。

「好，一起走，我聽說有幾盆新貢的菊花是往年沒見過的品種，如果妳喜歡的話，我跟皇上伯伯要了，送給妳好不好？」

他表現反常。

吭！怎麼會這樣？他明明就不耐煩花癡啊，她明明見到他對貼上來的姑娘不假辭色，她明明就……

莫非是自己長得太漂亮，讓他無法拒絕？

不可能，原主雖然長得白白淨淨挺順眼的，但要達到美豔的標準還有一大段距離，何況原主才九歲呢，能漂亮到哪裡去？不提別人，光是喻柔英都比原主漂亮三十倍不止。

既然如此，他這個表現……不會吧，他有戀童癖？！他喜歡未成年小雛妓？！潔英真的很後悔，想把手抽回來，但卻已經來不及了，他的掌心像裝了強力吸鐵，讓她怎麼拚命都抽不回來。

她使著勁兒、憋著力氣，一張小臉從白轉紅，手依舊抽不出來。

「怎麼不走？我領妳去找皇上伯伯啊！他最疼我了，我想要的，他都會給。」

所以咧？想要順便賜個婚嗎？古代皇上不是很喜歡兼職當媒人？

她才不要咧，有人等著殺他呢，雖然穿越種種不好，但至少還活著，生命美妙，她不要隨便糟蹋。

看來不跑不行了，就算會得罪他，也得拿他當瘟疫躲了。

「我手痛，燕公子先放開我好不好？」她滿臉的楚楚可憐，像剛被家暴的小女生，讓人見了不忍。

「好。」他從善如流，笑著鬆開手。

鬆口氣、甩甩手，她突然張大無辜的大眼睛望向他身後，微屈膝，裝模作樣的道：

「皇后娘娘好。」

燕祺淵暗笑，皇后娘娘怎麼可能到這裡找穢氣？

竹苑的正後方是冷宮，裡頭有不少女人想把皇后娘娘給生吞活剝。

不過，看她這麼賣力演出，他還是順著她的意思轉過身。  
他一轉身，潔英哪還有不溜的道理？立刻發揮百米競賽精神，手刀狂奔，即使她腳底下踩的不是風火輪也不是 Nike 鞋，但誰也別想追上她。  
潔英不知道自己到底跑多遠，總之感覺已經跑到安全範圍了，她才停下腳步，兩手撐在大腿上，屈著身體很不文雅地大口吸氣、大口吐氣。  
沒想到一個黑影晃動，赫然乍見一個人形立柱突然擋在眼前。  
她抬頭一看，哇咧，有這麼神嗎？他什麼時候追上來的？莫非這就是江湖失傳已久的凌波微步？

「喻姑娘跑得這麼急，是想去哪裡，要不要在下送姑娘一程？」  
這會兒再裝花癡就是呆瓜，她急急的說：「不必，你過你的陽關道、我走我的小鬼橋，誰也別管誰的好。」

「喻姑娘不是邀請本公子一起逛御花園嗎？」  
哦，對不起，純粹選角錯誤，她乾笑兩聲，「小女子剛想起來，今日有要事待辦，不如……下次再約？」如果他有幸活到「下次」的話，她發誓，自己會竭盡全力赴約。

她不作假，他也不演戲了。  
壓低聲音，他對她行恐嚇之實，「明眼人不說暗話。喻姑娘，如果妳是個聰明的，方才與九皇子推敲之事，最好別對第三人說道，否則……引禍上身，可別害得喻家被滅門。」

有這麼嚴重？她只是在玩動動腦，只是在演名偵探柯南。  
潔英與燕祺淵四目對望，他認真的神情讓她在最短的時間裡知道答案——事情就是這麼嚴重。  
她是個識時務的，立刻點頭如搗蒜，還舉手加碼的對天發誓，「我絕不把今日之事說出去。」

「很好。此為其一，其二……」他頓住。  
她急問：「其二如何？」  
「天底下沒有可靠的保命符，自己的性命只能掌握在自己手裡。」他拉過她的手，從懷裡拿出一把匕首，放在她的掌心當中。「記住，天底下只有自己可以保護自己，任何人都不可信。」

「哦，好的。」  
潔英傻傻地點頭，卻完全不認同他的話，她有爹娘有哥哥，兩個哥哥更是人中菁英，有他們在，她還考慮自保，那是對他們能力最大的污辱。  
但潔英才不會傻得和他辯論，這時候該做的是遠遠的離開他。  
所以她雖然點著頭，但臉上的表情卻是寫著「陽奉陰違，甩開你才是重點」。  
燕祺淵看出她的想法，忍不住笑彎了兩道眉，「妳最好有這麼聽話。」  
不放心她嗎？她連聲保證，「我有。娘叫我往東，我絕對往東；爹要我朝西，我絕不會走北，『乖乖牌』三個字是專門用來形容我這種好小孩的。」  
小孩？他嗤了一聲笑出來。

她哪裡像小孩了，不管是言談舉止，還是態度表情跟想法推敲，怎麼看都像大人。他深深地看著她，像是想看透她的靈魂似的。

唉，三十歲老女人的靈魂有這麼容易看透嗎？戲齡十三年不是混假的，想當初她縱橫各家電視臺的時候，他還不知道是哪個杜鵑窩裡的蛋呢。

思及此，潔英瞪大雙眼，裝出九歲孩子的天真無敵可愛模樣。

「記住我了嗎？」

幹麼記住他？她心裡直覺反應的想著，但嘴巴卻回答，「記住了。」

說實話，他這張絕美的容顏，要讓人遺忘還真是不容易。

「等我幾年，不要輕易許了別人。」他靠近她耳畔低語。

「呃？！」這句話的意思是……她被人家一見鍾情了？！

有這麼厲害？她才九歲啊，未來難說得很，萬一她十二歲長天花，變出一張麻子臉，他娶是不娶？

她本想換個語氣說：小夥子啊，姊姊教你，人生道路還很長，未來會發生什麼狀況無人可以預料，定論千萬別下得太早……

但根本沒機會，因為皇上正帶著一群妃嬪朝他們走過來。

該散了、該散了！潔英在心中吶喊，但燕祺淵聽不見。

他強勢地拉起她的手，朝皇上走去，兩人站在皇上跟前，像一對金童玉女，惹得皇上和那群妃嬪們看個不停兼讚嘆不已。

皇上滿面春風，問得好親切，「祺淵，朕賞給你的匕首，你馬上就拿去送人了，莫非是瞧上這丫頭了？」

皇后笑著附和，「該不會是定情物吧？」

燕祺淵回答，「就是，姪兒怕她太小，會不小心應了別人，所以姪兒就先把她給定下，就不怕別人來搶。」

聽見他的回答，潔英直覺想把匕首丟回去，但皇上和皇后加妃嬪們，跟宮女太監和侍衛們，一整個氣勢逼得她手腳無力、反應遲緩，所有的不滿只能咆哮在心底。

「真有這麼喜歡？」

皇上上下打量著潔英，看不出這丫頭哪裡讓祺淵看上眼，樣貌是清秀，可再清秀還是個娃兒，滿園的名門淑媛，怎麼就看上她了？不過……那雙眼睛確實透著幾分靈氣，應該是個聰明的。

「真有這麼喜歡。」

一邊應著，燕祺淵一邊把潔英的手拉得更緊，潔英這會兒才反應過來，急急的想把手給抽回來。

動作不大，但皇上卻看見了，心忖著：所以不是存心勾引？

也是，這丫頭看起來就沒那股子妖嬈氣。

手抽不回來，潔英在心底大罵。

夭壽，他是青春期的荷爾蒙分泌旺盛，強烈的想要娶媳婦，還是他覺得一個人走黃泉路頗孤寂，多拉一人是一人，並肩過奈何橋比較不寂寞？

她擠眉弄眼、咬牙切齒，暗暗用指甲在他掌心裡猛刮狠摳，想逼他吃痛鬆手，然後她也要施展凌波微步逃得無影無蹤。

燕祺淵的手雖是痛了，但這點痛他還能夠忍受，他故意在臉上表現出自己的喜歡有多堅持。

皇上與他眼神交流，忍不住莞爾，依舊是這副性子，想要的非要到手不可，不想要的，就算湊到眼前也不肯多看一眼，不過也就是這樣的脾氣才教人信任安心。好吧，成全不了他其他東西，他既然喜歡這個丫頭，他便如了他的意。

皇上笑得更親切和煦了，他對潔英道：「告訴朕，妳是哪家的丫頭？」

不要啊……潔英心裡大喊糟糕，皇上真的要賜婚？！

心亂如麻，面上卻不能不保持沉穩，在皇上跟前失儀，下場只會比賜婚更慘烈，萬惡的君主時代，萬惡的皇權制度！

她咬著牙，心不甘情不願的回答，「稟皇上，小女的父親是翰林院掌院學士喻憲廷。」

「是喻大人？」還不錯，二品官的女兒，配得上祺淵。「小春子，去請喻大人和喻夫人過來，朕要給他們道喜。」

道喜？！天打雷劈啊、天搖地動啊、火山爆發啊、龐貝城覆滅了啊……她不敢置信地望向皇上，只差淚水沒有狂飆下來。

她那副大受打擊的模樣樂了皇上。看來不是人人都心儀他家俊俏的少年狀元。

「是。」小春子應諾下去。

皇上道：「祺淵，帶著你的小丫頭陪朕走走。」

「是。」燕祺淵理所當然地拉著潔英走在皇上身後。

她臉上的苦瓜籽兒發芽抽苗、迅速茁壯，瞬間結出豐碩果實。

她咬牙問：「請問，我跟你仇嗎？」

這話音量控制得不是太好，皇上揚了揚眉毛，連站在身旁的皇后和程貴妃也忍不住抿嘴偷笑。

「據我所知，並沒有。」燕祺淵揚起眉毛，他不知道自己的這號表情和皇上有多像。

「還是我殺人越貨、殘害忠良、燒殺擄掠、不敬天地鬼神，你要這樣害我？」潔英已經氣到不顧一切了。

噗哧一聲，皇上再也忍不住的笑出聲來。

皇后湊趣的道：「這可是淵兒頭一回吃癩呢。」

看著皇上笑得發顫的背脊，燕祺淵又接話，「殺人越貨、殘害忠良，妳還沒有這等本事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你幹麼拖我下水？」

潔英沒出口的臺詞是：你不知道你很危險嗎？你不知道你很快就會變成冤魂嗎？她沒說出口的話，他猜到了。

燕祺淵湊過臉來，在她耳邊說：「有妳的好法子，我能不全身而退嗎？放心，我不會讓妳當寡婦的。」

噹！她終於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了，他這是警告，警告他和她是拴在同一條繩子上的螞蚱。

難道……其實妙真道人和他有關係？

現在他在逼她封口，逼她和他站在同一陣線上……

所以他真的在圖謀大事？！

潔英猜錯了。

燕祺淵是想把他們兩個人綁在一起，但重點不是讓她封口，燕祺淵不認為她是個大嘴巴的人，他只是擔心她被燕齊懷捷足先登。

當他們兩人在竹林裡偷聽時，自己對喻潔英有多感興趣，燕齊懷就有多感興趣。那丫頭雖然年紀小，但骨子裡的智慧是掩不住的，況且喻大人位高又得皇上看重，有這麼一號人物站邊是好事。

未來幾年，他不會留在京城，若是不先把她給算計上，他怕自己以後會後悔。

離京這件事本來就在計劃中，他對菊花宴不感興趣，這次特地與父王進宮，目的是要知會皇上一聲，沒想到會冒出妙真道人這件事……

這會兒不趕緊離開，還真的不行了。

「有這麼嚴重？不過是一個信口雌黃的道姑罷了。」禮王沉吟著。

他原以為這是後宅婦人惹出來的禍端，卻沒想到會牽連得這麼廣？

「兒子本來也沒有想這麼多，只不過妙真道人的崛起時間太快，短短幾個月內，京城上下都知道有她這號人物，如果說她沒有圖謀，我不相信。所以兒子命人私底下查訪，果然……」

果然被那個小丫頭給猜到，真是能耐啊！

若非她一語道破，他還沒想得這麼深，那丫頭不是普通人，與其讓人給搶先，不如自己早一步把她綁在身邊。

「是誰？」

「廉王。」

「他？」禮王難以置信。

廉王是先帝的嫡長子，先帝本有意思將皇位傳給廉王，但廉王生性寡刻，得不到文臣百官的支持，後來先帝才傳位給當今皇上。

這些年廉王在封地上日子過得極為低調，沒想到暗中還是出招了。

「他未免太高估一個江湖術士了吧？」

「父王，妙真道人一個表情就讓皇后娘娘對兒臣動了殺機，兒臣是第一個，下一個會是誰？雖然只是江湖術士，但放任她在京城跳上躡下的，還不知道要掀起多少波瀾。」

「萬一她預言父王不軌？萬一她預言朝堂即將傾頹？雖說謠言止於智者，但天下的智者有幾人？父王不如將計就計，在廉王尚未坐大之前，把他給刨出來。」

他只提起廉王，絕口不談花大把銀子買通妙真道人的呂側妃。



因為她再壞，都替父王生下兒子，家醜不外揚，只要不動到母妃，他都可以放下。禮王心裡何嘗不明白，嘆道：「父王對不起你。」

「說什麼呢？要不是有父王，兒子焉能有今日？」燕祺淵是真的不在乎，細數從小到大碰過的事兒，這一茬不算大。

「好孩子，我都明白的。」他很清楚兒子的委曲求全，也很清楚他在想什麼，他這是在報恩吶。

「父王，柏崑雖然心思多，但把他送到軍裡歷練歷練，磨個幾年總會變好的；仲侖性子溫厚良善，應該聘師父好好教導，別讓他在婦人手底下給養壞了，我相信，他是株好秧苗。」

父子倆的對話，讓禮王妃眼眶微紅。

她早早說過，絕不讓祺淵襲爵，這個家得傳給王爺的親生兒子才公平，王爺已經為他們母子做得太多了……

要是王爺肯早點把這事兒透露給呂側妃和王側妃，安了她們的心，哪會有今日之事？但王爺卻堅持不這麼做。

他說明眼人都看得出來，他的三個兒子當中祺淵最有能耐、前途，若是讓柏崑或仲侖襲爵，豈不是證實外面的傳言？

王爺所思所慮全是為了她。

見她蹙眉，禮王心知她在想什麼，拍拍她的手背，柔聲道：「再等本王幾年，待這些孩子一個個成家立業，咱們就離開王府，過逍遙的日子去。」

他最後悔的是，當年應該堅持立場，不讓呂側妃和王側妃入府，那麼所有的事情都不會發生了。

「好。」禮王妃回握禮王的手。

看著父王和母妃，燕祺淵心有所感，這才是真正的夫妻吧，彼此間沒有算計，只有體諒；沒有怨恨，只有歡喜，即便心苦，只要有對方在，就會感到幸福。

以後他也會有這樣一個妻子嗎？突然地，他想起喻潔英，想起聽到賜婚的口諭時，她齜牙咧嘴加翻白眼的模樣，他竟然……覺得樂了？

禮王轉身對燕祺淵道：「這次跟大師兄回滄蘭，記住，多閱歷、多學習，日後返京接替父王的位兒，好好輔佐皇上。那人是……」

是他的親生父親。燕祺淵在心裡接下話。

微笑點頭，他沒有委屈，因為他得到的疼愛比宮裡的皇子們多，因為對於那張至高無上的龍椅，他從來不心存覬覦。

他很清楚，得到的越多，付出的也就越多；站得高，就得忍受高處不勝寒的悲涼，他不願用一生來追逐一場權力夢。

「父王，我知道的。」

「別記掛家裡，你母妃有我，我會護著她。」夫妻倆對看一眼，笑容綻放，眼底滿滿的全是信任。

「我相信父王。」他握住母親的手，承諾，「母妃，兒子會好好的，母妃也要好好的照顧自己，等兒子回來，給兒子操辦一場盛大的婚禮。」

禮王妃笑著點頭，「好，一定。」

「母妃有空的話，就先去喻家走走，幫兒子顧著媳婦，別讓人給搶走了。」

「聽起來是真的喜歡？」禮王問道。

禮王不懂，只是個九歲的小丫頭，他怎麼就喜歡到不管不顧的讓皇上為他賜婚？真是半點都不像兒子的行事。

「是真的喜歡。」燕祺淵答得斬釘截鐵。

「那丫頭我也喜歡，是個心善聰明的，那天啊……」禮王妃對禮王娓娓說起永寧宮的事。

手支著臉頰，潔英慎重考慮著自己要不要去一趟禮王府，確定一下那個瘋子發神經的主要原因。

想到賜婚兩個字，她就想大喊救命。

她才九歲……對啦，她的靈魂年紀已經三十了，但不管是九歲配十五歲，還是三十配十五，都是不合理的，皇上喜歡當媒人，至少也要等她這個九歲的身體長大啊！

何況如果皇后娘娘厲害一點，或燕祺淵笨一點……天啊，九歲的小寡婦？她真的無意角逐「世界年紀最小的寡婦獎」，所以……人之將死，其言其行都該是良善的吧。

如果她去跟燕齊淵苦苦哀求，他會放她一馬嗎？

如果他擔心她把對妙真道人的推斷講出去，要不賜她一杯啞藥好了，她寧願在喻家當個啞巴老處女，也不想到燕家祠堂當小寡婦啊！

想她的人生過得好好的，卻莫名其妙的穿越，未來還有可能變寡婦……想著她就覺得很冤！

她原本是個演員，演過最灑狗血的八點檔，就是那種你害我、我害你，我們彼此打巴掌，可以穿越或還魂的時裝劇，她的演技……不是她自誇，是真的很不差，尤其演起壞女人，全臺灣的婆婆媽媽都會想卯起來巴死她。

沒想到戲裡穿越，她在現實人生裡也穿越了。

她直至某天作夢才知道，自己和原主互相穿越，原主居然穿越到她三十歲的老身體裡，不但把她的人生過得有滋有味，還愛上同劇組的男主角，發誓要追求他、嫁給他。

而自己，原本是一個沒爹沒娘、出生育兒院的孤兒，凡事靠自己力爭上游，現在突然間多出一個老奶奶、一對爹娘和兩個哥哥、一個妹妹，而如果姨娘也可以算家人的話，她也多出一個姨娘。

從穿越到現在，整整二十五天，她剛適應完一個九歲小孩的身體，不想將來又要適應寡婦新身分，這是怎樣一個慘字書寫得啊。

老天爺給的這個劇本比八點檔的編劇大人更狠、更差勁、更沒有人性。

她真想要把老天爺打進十八層地獄——這句話，她今天已經默唸三十遍了，每嘆一次氣就唸一遍，就像吃一口吐司要配一口咖啡一樣。

幸好她是個超樂觀的女人，否則也無法在險惡的演藝圈裡混，她習慣在痛苦中尋找讓自己開心放鬆的點，所以雖然她爹很勢利、愛財愛勢、對官位汲汲營營，並且寵妾滅妻，把小妾當成心中最愛，一整個渣。

但她有一個很好的娘，溫柔體貼，對兒女寵愛萬千，明知道老公是個爛貨色，還是一顆心撲在這個家裡。

她娘努力養育兩個兒子和女兒，對小妾生的女兒雖然沒養在身邊，卻也盡力做到一視同仁。

她是個溫良恭儉讓的好女人，在劇本裡，如果是自己被安排到這個角色，依照自己過去演的，一定會整得小妾求生不能、求死不成，整到小妾跟老公大哭，求他棄養自己。

原主有兩個哥哥，也許是父親在他們身上留下太大的陰影，所以兩個人都不想走科舉之路。

大哥喻明英十五歲，和那個耍賤的燕祺淵同年。

他沒有人家的才名，也不是天才兒童，更沒閒閒跑去拿個狀元來替自己增光，但在自己眼裡，他才是真正的人才兒童。

怎麼說呢？

他十歲就接手經營家裡的產業和母親的嫁妝，聽說大的小的加一加有三十間鋪子，還經營得有聲有色。

在這個年代考上狀元，了不起就是記憶好一點，願意花心思苦讀，再加上……洩題——她不認為燕祺淵本身的身分沒幫上忙，考題是最疼愛他的皇上伯伯定的，他不拿狀元，上對不起天地，下對不起燕家祖宗十八代，所以要博一個神童名聲，有什麼困難的？

至於喻明英，做生意簡單嗎？

人脈、行銷、進出貨調節，尤其在交通運輸不方便的古代，想要讓每間鋪子都賺錢，賺得鉢滿盆溢的，容易嗎？

另外原主的二哥喻驊英……她不知道有沒有人相不相信直覺，但她真的要說，第一眼看到他時，她就想到楊過。

喻驊英的個性莽撞，但一身牛勁兒，怎麼看都是塊學武奇才，若真有古墓派，她絕對要想辦法把他送到「姑姑」身邊，讓他練就一身高深武藝，並且和小龍女結成連理。

像喻驊英這樣的人，讓他讀書就是一種埋沒。

偏偏在喻明英十歲時表現出營商天分，把喻家從小康之家變成富戶，再透過各種人脈，把他家老爹從正四品官員推向從二品翰林院掌院學士後，喻憲廷放手了，讓喻明英專心營商，專心做自己熱愛的行當。

但放手老大，就不能再對老二放手了，一個家裡，總得有個兒子繼承自己的仕途吧！

從此喻驊英被逼著天天坐在書桌前唸書，但天可憐見，一個把毛筆拿得像青龍偃月刀的男生，要他背之乎也者，那是為難，更是精神虐待。

幸好喻驊英有個好哥哥，反正她爹在朝堂上忙得很，陽奉陰違的事做個幾件也不會被發現，所以喻明英花大錢偷偷替喻驊英聘請武功師父。

這傢伙果真是奇才，短短三年換五個師父，每個師父教不了幾個月就說：「沒得教了，二少爺已經把我一身武功給學完了。」

因此喻明英的錢越砸越多，喻驊英的日子越過越爽，唯有每個月底父親考校功課時，他可憐的小屁屁得痛個幾下。

但一年痛十二天屁股，好過天天頭痛。

講到這裡，她就提提他們家的小庶妹喻柔英了。

那是個才女啊，琴棋書畫樣樣棒，背起詩句、論語來，簡直是一整個溜，聰明上進認真就罷了，長相還美到讓人咋舌的優。

老爹常撫著鬍子滿足地說：「這孩子肖了她娘的美貌及我的智慧。」言語間不乏有女萬事足的幸福。

他沒說出口的是對兩個無法繼承衣鉢的兒子的失望，以及對樣樣普通、樣樣隨便的嫡長女的痛心。

比較起喻柔英，原主確實是輸到太平洋去，原主的長相雖然清麗，但站在喻柔英身邊，就是一整個小姐和丫鬟的組合。

自從老爹成為二品官員，自從確定靠兒子光耀門楣的機率小於天下紅雨之後，他便把全副希望放在兩個女兒身上，雖然沒有「可憐天下父母親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」，但老爹的態度卻也不遠矣。

他聘請從宮裡退下來的嬷嬷長駐家裡，教導兩個女兒，目的為何不言而喻。

喻柔英學得好，原主學得差；喻柔英課後自製考卷，一心一意為奔向「後宮狀元」而努力，而原主每天下課除了吃就是睡，再不就是看著哥哥們為她掏摸的閒書，當懶豬。

不過……豬？

依她看來，原主就是個扮豬吃老虎的，自己在陸續作的夢裡，都看到原主其實是個人精，她除了得知原主以往在喻家的生活習慣，還得知原主穿到現代的生活。一個正常的古代人，竟能在短短的時間裡，飛快學會現代生活的必備技能，還能迅速融入複雜的演藝圈，更「可悲」的是，居然混得比她好。

現在想起來，她是越想越傷心，一個三十歲的老女人被九歲的小女生取代，人家還把日子過得比她好，她應該去撞一撞耶路撒冷的哭牆或萬里長城，順便再痛哭一場。

由此可以推論，原主是個腦子清醒的，她打死不肯進宮，卻不想跟親爹翻臉，於是混著混著，想一路混到底。

原主一路平安混下來，直到她們互相穿越後，居然被自己搞出一個「賜婚」戲碼。夭壽骨，她才九歲，這個婚賜得太……殘害國家民族未來菁英了，皇上啊皇上，您怎麼下得了手？

她很清楚，對皇上來講，她就是個小玩具，燕祺淵喜歡就賜下了，他們可沒在想她是個人，有靈魂、有尊嚴、有想法！

唉，其實她知道問題全在燕祺淵身上，她不知自己有沒有把握說服燕祺淵回心轉意，讓他發現其實她是個不怎麼有教育意義的玩具，所以她想強力推薦喻柔英，為了對他的人生有助益，他應該另覓所需才對。

是啦，從宮裡回來的一路上，喻柔英那雙眼珠子和刀子差不多，恨不得捅她十七八刀。

因為不管怎麼說，截至目前為止，燕祺淵都是京城名媛想嫁的丈夫人選第一名，家世好、腦袋棒，又得皇上看重，怎麼看都比嫁給皇子好，因為嫁皇子得有賭博精神，嫁對了，日後陪人家走上九五之尊的天梯；嫁錯了，不是滿門抄斬就是發落邊域。

沒想到這樣一個珍貴機會，居然掉到她的頭上，喻柔英怎能不氣不恨？

對喻柔英來說，她可是竭盡全力的在貴人們面前表現，詩作了一首又一首，搞到腸枯思竭、腦袋打結，而自己不過是往沒人待的地方歇歇腿，就得到如此的天賜良緣，這實在不符合公平原則。

聖旨送到喻家時，老奶奶和爹爹普天同慶，連親愛的娘都為她感到高興，急急忙忙打開嫁妝箱子，想翻出好東西給女兒陪嫁，又開始計劃要買幾個下人好好訓練，免得她嫁進禮王府吃了暗虧。

唉，看著大家一窩蜂的一頭熱，她真想吶喊：世人皆醉，唯我獨醒吶！

她搖頭，再搖頭，哪天她發覺自己頸椎長了骨刺，不必懷疑，就是燕祺淵害的。

「怎麼啦，愁眉苦臉的？」

喻明英和喻驊英從外頭走進屋裡，看著妹妹一臉苦大仇深的模樣，忍不住想笑，從宮裡回來之後，她就是這副德行，也不知道在不滿意什麼？

人人想要的如意郎君，到她手裡竟成了委屈。

看著喻驊英一癩一癩的腳步，她的表情瞬間變得柔軟。

原主是被喻柔英推進池塘裡的，昏迷時兩人的靈魂穿越，針對這一點，她沒有印象，但作夢時有夢見過這個場景。

在夢裡，原主是故意惹毛喻柔英的，她厭煩學宮規，想休息幾天，於是弄個套子讓喻柔英跳下去，只是沒想到竟會這麼嚴重。

不過穿越到現代的原主，對這件事的評語是——塞翁失馬、焉知非福。

是啊，原主是真的有福氣，因為找到真愛，不像她，在這裡等待寡婦歲月的來臨。

落水事件讓喻驊英大怒，一把抓起喻柔英就直接往池塘裡丟。

結果始作俑者喻柔英沒事，喝了兩口水，輕鬆的避開家法，幫原主出口氣的喻驊英卻有事，被狠狠打了二十板子，直到前幾天才勉強能下床。

他下床的第一件事就是來看她，由他們的態度可證，這兩個哥哥是老天爺惡整她穿越，附贈的禮物。

「大哥、二哥，你們聽到謠言了嗎？」

「妙真道人？」她只輕輕一提，喻明英就接起頭尾，「妳在擔心燕祺淵？」

「他會沒事嗎？」

「除非他真的是皇上的兒子，否則禮王的孩子再優異，也不可能奪那個位置。」她點點頭同意，若在亂世或許禮王還有機會，但現在天下太平、民生富足，想造反，也得百姓買單。

不過，燕祺淵是嗎？皇上的小三已經滿宮跑，他還需要再往外發展？

「不要想太多，沒事的，如果真的鬧到無法收拾……妳相不相信大哥？」

「相信！」她直覺的回答。

不相信誰也不能不相信兩個哥哥，他們是把妹妹給疼進骨頭裡的。

「如果燕祺淵遭遇不幸，大哥絕對不會讓妳嫁進禮王府。」

「嗯，我有很多法子可以不嫁的，只要大哥幫我。」

「我也有法子，只要大哥肯幫忙。」喻驊英也插話。

「你也有法子？」喻明英訝異地看向弟弟，這傢伙一向討厭那些彎彎繞繞、雞腸小肚的心思，難道二十大板讓他轉性了？如果是的話，倒是好事一樁。

驊英疼愛妹妹，為了替她和替她娘抱不平，修理過柳姨娘和喻柔英好幾次了。但那對母女豈是好相與的，受一點委屈都能在父親面前告大狀，母親為此也吃過無數的悶虧，驊英卻依然還在明面上找茬子，這不能不被一路偏心偏到西域去的爹，給狠狠修理回去。

偏偏自己怎麼勸，驊英都不改脾氣，從小到大挨的板子可多了，要不是他和娘攔著，他現在哪還能好好的站在這裡。

「可不是嗎？這些天我滿腦子都在琢磨著。」

「說說，都琢磨了些什麼？」喻明英好笑地問。

「我想，咱們要怎麼帶娘和妹妹逃離這個家，到外面生活。」他痛恨爹，更恨那個老讓娘掉眼淚的柳姨娘。

喻明英深吸口氣，他真是恨鐵不成鋼，沒出息，居然想離開喻府，對柳姨娘不滿，應該是想辦法讓她在喻府活不下去，哪有自己跑掉的道理？至於喻柔英，她早晚要出閣的，根本不必將她考慮在內。

雖然心裡不同意，但喻明英還是問道：「你打算怎麼做？」

「大哥想法子把娘的鋪子給賣了，再到別的地方買新鋪子重新經營，而我呢，找機會一把火燒了咱們的院子，趁府裡大亂時，帶娘和潔英到外地生活，到時潔英不在了，爹怕被皇上責備定會往上報，說咱們全死於那場大火。」喻驊英說得滿臉認真。

看著善良的二哥，潔英忍不住想捏捏他那可愛的小臉。

這麼直來直往、這麼善良啊，被柳姨娘欺負、被爹爹修理，他都沒想過要報復，只想帶著親愛的母親和妹妹到外面過自在的生活。

雖然這個想法很可愛又不切實際，卻真的很讓人嚮往。

對啊，這個家千千百百好，就是沒自由，不想嫁給高官貴人又不行；不想學宮規也不行；不想念書還得裝認真；不想戴著面具過日子，卻不能卸下面具，沒有人可以憑著本心過日子，還真是沒意思。

其實就穿越而言，她已經是穿越的勝利組了，但是自由……要到哪裡尋覓呢？喻明英何嘗不曉得弟弟想要什麼？不過他不是那種不戰而降的人，敢欺負他的人，他就不會給他們好下場。

「怎樣？我的主意好吧！」他看看大哥，再看看妹妹。

「是好主意，不過……我們也聽聽潔英的法子吧。」

喻明英沒有一口氣否決，因為他聽見弟弟想要的，他在心底對弟弟說：多給哥哥一點時間，大哥會給你想要的自由。

「好，潔英說。」喻驊英丟給她一個鼓勵的目光。

「我喜歡二哥的想法，就我們幾個最親的親人一起生活，每個人都能按著自己的所欲，自在過日子，不過娘肯定無法離開爹爹，我們強行帶走娘，娘這輩子都不會快樂，所以二哥，我們先試試看，一起努力，讓這個家變成我們想要的那個樣子，好不好？」她握緊二哥的手，滿臉都是笑容。

「好，二哥聽潔英的。」

喻明英寵溺地揉揉妹妹的頭，她知道自己的心思，也理解驊英的，她不說教，卻是幾句話就讓驊英改變想法，讓驊英與自己和妹妹擰成一股繩……

爹老是說潔英遠遠比不上喻柔英，錯，這樣一副玲瓏剔透的水晶心肝，喻柔英拿什麼跟她比。

喻明英問：「先告訴大哥，如果燕祺淵真的遭遇不幸，妳打算怎麼做？」

「我打算生病詐死，先到外地住一段時間，哥哥再娶我回來當姨娘，怎樣？」

「傻話，將來妳要嫁人的，當哥的姨娘還有誰肯娶。」喻明英否決她的提議。

喻驊英不懂的問：「這樣不好嗎？我覺得這是好主意，潔英留在家裡，咱們能護著她，給她過好日子，免得她出嫁後被婆婆小姑欺負，最後大不了咱們找個好男人招贅也行。」

聽著弟弟和妹妹天真的對話，喻明英忍不住苦笑，都還不解人事啊。

「要不，我絞了頭髮做姑子去，說是給燕祺淵積陰德，皇上肯定樂意。那廟咱們自己蓋，亭臺樓閣，要多奢華就蓋多奢華，到時候在裡頭養丈夫、養兒子，還不是我說了算。」

聽妹妹這樣說，喻驊英樂了，讚道：「我們家潔英就是聰明，這種法子也想得出來，好，到時二哥搬進去陪妳，絕不會讓妳無聊。二哥好好學輕功，以後抱著妳飛簷走壁，溜出去到處玩。」

一人講一段，不像在想避禍法子，倒像在建立未來幸福的生活藍圖。

喻明英頭痛了，妹妹聰明得緊，怎麼會突然傻氣，隨著驊英起舞？

他不知道，這些主意對古人而言很荒謬，但對現代八點檔女演員而言，再荒謬的劇本她都演過，這真的不算什麼。

這時候表情很痛苦的不仅有喻明英，還有躲在屋頂上的燕祺淵。

他馬上就要離開京城了，本想趁著離京之前再見未來的小媳婦一面，哪裡會想到，人家正在密謀退路。

就這麼篤定他會死於非命？她是太看得起皇后娘娘，還是太看不起他了？

他真是悶吶，偏偏這時候不能跳下去狠狠打她一頓屁股……不行，得找幾個人安置在她身邊，免得到時候媳婦跑了，自己欲哭無淚。

Crescent